



網球王柏格傳

徐弘譯

民生報叢書

PDF

目錄

第一章	我與網球·····	一
第二章	百分率網球·····	一一
第三章	我的克己自制和自勉·····	一五
第四章	惺惺相惜，其爭也君子·····	二三
第五章	溫布頓爭雄記·····	三一
第六章	發揮本能，擊敗教條·····	三九
第七章	堅毅忍耐，隨機應變·····	四七
第八章	長抽短打，過網爲先·····	五三
第九章	掌握發球，制敵機先·····	六一

- 第十章 旋乾轉坤，寓攻於守……………六七
- 第十一章 節制飲食，未雨綢繆……………七五
- 第十二章 爲師爲父，孺慕情深……………八五
- 安徒生童話中醜小鴨的故事

——「網球王柏格傳」譯後記……………徐弘 九三

第一章 我與網球

我生於一九五六年（民國四十五年）的六月六日，正好是瑞典的國慶（你一定要說我這麼早就慶祝我自己了）。出生的地點是離首都斯德哥爾摩西南方車程三十分鐘，人口約十萬，叫蘇德他吉的小城。

我是獨生子，像其他多數的瑞典小孩一樣，我最初喜愛的運動是冰上曲棍球。九歲時，我已是蘇德他吉少年冰上曲棍球隊的主力球員，被看好在長大後必將入選爲國手。我的父親是當地的頂尖乒乓球手之一。在一九六五年的夏天，榮獲小城冠軍。獎品是一隻網球拍，他給了我，這就是我的第一隻網球拍，那時我九歲。

翌晨，我走過四條街道，來到蘇德他吉的網球俱樂部，申請加入初學班。但是沒有空額，快然而回。其後的六個星期中，我所做的，正與其他熱望學球的人一樣，我對著

我家車房的牆壁，好像它是仇人一樣，盡我所能，對它拍擊。我每天對著它，假想這是一場美國隊與瑞典隊的爭奪戰，只要我連續擊球十次，就是瑞典隊得分。

之後，初學班終於有名額空出來了，在剩餘的夏季中，我每天早上七點，準時前往球場，直到天黑，雙親前來接我，仍不情願回家。

我的雙親在我學球、打球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真是完美無比。他們幫助我但從不干涉我的學球。從一開頭起，我便很顯然地對網球瘋狂著迷，而他們無論在那一個階段中，都只盡力支援，從不要求我該做什麼，或是嘮叨些關於練球、比賽之類的話。假如他們當年管得太多，我很可能對所有有關網球的一切都早已厭倦。

當你仍很年輕的時候，有父母的指導，的確是好。但是在我剛十八歲的時候，我可就已確定我的目標，知道怎麼做才是對的。就如你年紀仍小時，學鋼琴一樣，假如他們告訴我必須每天練習四個小時，而且逼著我那麼做，我想我一定早把網球丟掉了。

第二年的夏天，我認識了伯斯·羅斯柏，瑞典最好的網球教練之一。他到蘇德他吉的目的是來看兩名十三歲的年輕球員，叫做彼得·阿布林克和賴夫·約翰生的，是否為可造之材。我獲得機會和伯斯對打了半小時，他對我的正手拍顯得不很滿意；而早在那

時，由於受到父親乒乓球打法的影響，我已使用西方式握拍法來打球了。鑑於我能接擊回去許多的來球，他仍要我到斯德哥爾摩的沙克俱樂部接受訓練。很快的，我便每個星期去沙克俱樂部七天，五天接受伯斯的訓練，其餘兩天則與任何願與我打球的人對打。整整五年中，我天天在放學後搭一個半小時的火車從蘇德他吉到斯德哥爾摩去打球。我的雙親在夜晚開車來接我，但我總是不過十點不肯回家。

在頭兩年的學球生涯中，我所有的擊球法，都使用雙手，原因純是爲了球拍太重。在蘇德他吉的俱樂部裏，每一個人都說我必需更改我的握拍法。我把正手拍改爲單手，但這樣仍不夠，他們還要我把反手拍也改過來。「用那種雙手握拍的方法打球，你永遠成不了氣候，」他們說：「你假如要想成爲高手，你就必須把反手拍也改成單手。」

由於我的固執不改，可真激怒了俱樂部的會員們。但及今思之，它可正是我今天成功的基石。當時年紀輕輕，使用「不屬正視」的握拍法，卻能把球打好，擊敗許多好手，使我對自己的想法、做法非常滿意而不思更改。不過爲了安慰對方，我總是告訴對手，總有一天我會改成單手執拍，但是我心深處，深深知道我是永遠不會改換它的。正手拍之改成單手，實在是因爲用單手握拍的確比雙手更利於擊出上旋球之故。

在十到十三歲的期間，爲了打曲棍球，每個星期要舉重兩次，以後就從未再做了。舉重對一些網球選手們的臂力、腕力，可能真有幫忙，不過，我已不需要再去鍛鍊額外的力量；因爲打曲棍球就已大大的幫助了我。我想當年輕的時候，能從事幾種運動，然後年紀大點的時候，就只挑一種繼續下去，無疑是很好的，何況運動本身還往往非常有趣。

我的第一個冠軍獎盃是十一歲那年，在桑朗的縣級比賽中，擊敗拉斯·格蘭尼曼時獲得的。（每一個職業網球手們都記得他的第一座獎盃）。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我在瑞典國立學校分齡賽中，贏得我這一組的冠軍。再過一年，十三歲的夏天，我南下馬連（瑞典南部），在全國青年賽中，一舉奪得十三、十四歲兩組的冠軍。我是真正上路了。十四歲那年，我代表國家參加在柏林舉行的青少年網球賽，是我生平首次的國外旅行。這時，我真正迷上了網球，帶著點不可兼得的惆悵之情，我放棄了曲棍球，傾全力獻身網球。

十五歲休學專注網球

這時，唯一的阻撓，來自我讀書的學校，班上女生們一向喊我「布偶熊」，老師們則認為我更像北美洲的大灰熊。由於越來越專注於網球，在布隆巴卡學校九年級的第二學期時，我的功課，遠落人後。一位對我特別沒有耐心的老師在全班同學面前，斥責我又懶又笨。

校長起初說一個十五歲的孩子，怎麼可以離開學校呢？但是由於父母和來夫·達格倫——瑞典網球協會知名教練之一——的堅持，學校終於批准我的申請，在一九七二年的三月准我離校，正好趕得上飛往參加馬德里大賽。在那兒，我贏得了我學生最大的勝利，我以六比三，六比二直落兩盤的優勢，擊敗了當時有如旭日方升的國家網球英雄吉安愛立克倫桂斯特。結果我入選為臺維斯盃代表，預備在五月間對抗紐西蘭。

參加臺維斯盃·戰勝紐西蘭選手

與紐西蘭的對抗，我被派出戰他們的第一好手，歐尼帕倫。他是那種喜歡在草地球場上，發球後就衝網攔擊的球員，對於這次在巴斯塔德比賽用的黏土球場，他是較難適應的。話雖如此，他在體型上顯得結實強壯，相形之下，我直如待宰羔羊。比賽的進

行，正如人們的預測，只一個小時多一點，我就已連失兩盤，而在第三盤中也很快的陷於三比一的劣勢中。

在三比二換邊時，連拿·柏吉林，我們瑞典臺維斯盃代表隊隊長，試了下我的球拍，喊道：「天哪！這麼重！」立刻換了一支拍子給我。我突破了帕倫的發球局，直下五局後，又贏了連下去的兩盤。在第五盤的比賽，以三比零落後時，我真是筋疲力盡，難以爲繼，這時，連拿告訴我盡量把球擊向帕倫的正手拍，只管把球送過網去就行。帕倫的體力是毫無疑問的充沛異常，但是他就是不耐煩在後場底線上來往抽擊。

我那時的戰略，就跟現在一樣，盡我所能，不犯任何錯誤，只是讓球落回場中。逐漸的，帕倫精神不能集中，兩個多小時後，他的球技完全走樣。我從落後而超前，氣走帕倫，戰績是四比六、三比六、六比三、六比四、六比四，同時成爲臺維斯盃賽事中獲勝的最年輕選手（哈隆瑞金一九七一年代表巴基斯坦是十四歲，但輸球）。兩天後，再獲第二場的勝利，以九—七、六—四、五—七、六—一擊敗傑夫辛普生。

法國公開賽·我在潘拿達手裏

我的冷靜克己的美譽，也肇始於與帕倫的比賽，在第五盤中，我遭遇到極為明顯的誤判，但我無動於衷。後來我告訴記者們，當時我毫不為場邊裁判們分心，對於誤判也不動氣，我只是一心一意想著要扳回下一分。瑞典的報界因此首次說我「肚子裏裝著冰塊」。

第二季，一九七三年，瞻望前途似乎茫然，但是對我幼齡所做的自我期許，卻也略露曙光。在法國公開賽中，我十七歲生日的前數週，第一回合，我先打敗了第七種子球員，克里夫瑞琪，六—三、六—二。他的戰術，對我正中下懷。在後場上，他的韌力不如我，上網截擊的威力又不足以予我重擊。接著我淘汰了皮爾巴士，六—三、一—六、八—六。這位法國網球名將球技美妙，但在最後的持久戰中，他變得不夠穩定，不能發揮。然後，我又氣走了美國的臺維斯盃明星，狄克史都肯，六—七、七—五、六—二和七—六。在巴黎，美國選手從沒有好的表現。

第四回合的比賽，對抗義大利人的偶像阿德里安諾潘拿達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面對的是一個完全瞭解歐洲黏土球場奧祕的選手，不但在底線抽擊準確，同時又精嫻於攔網攻擊。潘拿達以七—六、二—六、七—五、七—六獲勝。

短短幾個星期後，我來到溫布頓，被列爲第五種子球員，開始了我在溫布頓的第一次成年（在此前一年，我贏得青少年組的溫布頓大獎）比賽，在那著名的中央球場上，首戰印度的普連拉爾。六—三、六—四、九—八，旗開得勝。接下去的兩場，我都在比足五盤後，分別擊退德國選手卡安梅樂和匈牙利選手史查博克巴拉尼而在半準決賽（已進入前八名）中遭逢羅格泰勒。

報界爲我的進入半準決賽，顯得瘋狂。最搶眼的是每日鏡報彼得威爾遜執筆的頭版標題「今日之星——必勇」，我力戰五盤後輸給泰勒，六—一、六—八、四—六、六—三、七—五。

一九七五年蟬聯法美兩國大賽冠軍

一九七四年，我第一次成爲各主要大賽中的必與之客。在五月份世界錦標賽的決賽中，奮戰四盤輸給紐康貝後的兩週，我成了史上最年輕的義大利公開賽盟主；我大爆冷門，出人意外地在最後三場比賽中，連取奧倫提斯、維拉斯和納斯塔西。一個星期後，又以十八之齡，於擊敗羅爾拉米雷茲·所羅門後，在決賽中與奧倫提斯狹路相逢；我在

連失兩盤後扳回而成爲最年輕的法國公開賽盟主。

一九七五年最值得驕傲的事是順利蟬聯法國公開賽和美國職業選手大賽的冠軍，以及在臺維斯盃的挑戰勝利。至於在溫布頓的半準決賽中，以二—六、六—四、八—六、六—一受挫當年盟主亞瑟阿許，則使我頗覺創痛。但這一年終究是不錯的；年終，我排名世界第三，共獲得二十二萬八百五十一元美金的獎額。我比較富有了。

遷居摩納哥·受報界褒貶

總而言之，這一年是我豐收的一年。結果爲了逃避瑞典政府對我徵收的百分之九十的重稅，我與雙親從斯德哥爾摩移居摩納哥。我在蒙地卡羅的大街上開設了必勇伯格體育用品店。我之選中蒙地卡羅，主要是因爲該地氣候溫和，機場方便，極利於我隨時轉戰各地。

但是我遭受了所有能夠加諸於出國移民的惡毒詬罵，瑞典報界罵我不愛國、自私自利，見錢眼開，他們使我無法減輕我對記者們的猜疑。然而當我替我的國家贏得臺維斯盃時，他們又改口把污蔑轉爲讚揚了。

一九七六年，我首次覺得有點隨心所欲，能夠摘取到我所想要的獎盃。雖然在一些重要的大賽如可惡的美國公開賽，及法國和瑞典公開賽中失利，但我似乎贏得了比我該贏的更多的大賽，包括加拿大、世界錦標賽、德國、美國職業選手和溫布頓大賽而從未輸過一盤。

自創一格發球·苦練有成

這也是我頭一年在我的發球上改進，變得更具威力。我改動了我的左腳位置，使我托球時不再老把球拋擲在太靠近身體的位置；它使我必須在身體的前方把球擊出，我獲得了我的發球節奏，使它穩定而有威力。我並未觀看或參考任何人的發球，我只是每天勤練一到二個小時，直到我發現了正確方法為止。在此之前，我是從未對它下過深功夫的。年終的時候，我的排名上升為世界第二，同時贏得獎金累積四十二萬四千四百二十元美金。

第二章 百分率網球

——我的網球基本戰略

我的保守式戰略就是要逼使對手冒險，只要他們沉不住氣，我就必然擁有較大的獲勝機會。假定一個對手在一場比賽中，能像唐納那樣對我發出二十五個愛司球，那麼他很可能擊敗我，可是他畢竟沒有辦法能經常保持這一水準。我的戰略逼使他處居下風，打一種對他來說是低百分率的網球。

韌力與耐心·使對手急躁

網球百分率的含義，不同的球員有不同的解釋。傑克克拉瑪 (J. Kramer 雙打名

將)的百分率網球是傳統網球戰術思想的代表：「爭奪一個關鍵球時，絕不向對手的正手拍方向發球」和「向對手的反手拍方向迫攻時，盡可能擊出下旋球(如此球會跳得較低迫使對方挑高回球)」等，可說是克拉瑪的基本戰術。在他那個時代，這種戰術無疑地確曾發揮作用。

在早期的網壇中，除了唐布吉擁有比正手拍厲害的反手拍外，沒有任何人擅長於反手拍攻擊。但在今天，卻有成打以上的球員，包括亞瑟阿許、康諾斯、吉斯達爾、馬克安諾和我自己在內，再也沒有比當爭奪關鍵性球的那一剎那間，看到對手向自己的反手拍方向回球過來時更加高興的了。

我的網球百分率含義與眾不同。我不太管我究竟應向對手的正手或反手方向攻擊的問題，因為我相信自己不管對方來球向何處擊來，都能招架得住，而且還能有效地還擊回去。我想它可以用另外的字眼說明，那就是韌力與耐心。我總要求自己在球場上，每一球的爭奪都能比對手多擊一次，我要使對手感覺到我比他耐戰，比他更能持久，使得他急躁，不是自行失誤就是冒險擊出不易成功的險球。

常採取基本安全戰法

這種戰略，對初學者是一樣有效的。如果一個初學者或是所謂的中等程度球員，採取我的戰術，他的大部份著地球抽擊，一定是向著對角方向擊去，因為假如你向著底線直接攻擊，很可能只因毫釐之差失去一分，而向對角方向回球，卻可能差上兩碼球仍安落場內。

直到今天，我仍常須採取這種最基本的安全戰法。每當我不太能適應或是面對到一個特別一點的對手時，我總先盡量把回球瞄準球場中央直到我能控制我的抽擊為止。

克拉瑪是第一個在大賽中，只要是在快速場上就緊跟在第一次或第二次發球後，立刻衝網進行截擊的開山祖師，他甚至於還講究如何在接回對手的發球後，上網攔截的戰術；所以，他的贏球百分率其實就是要全面攻擊。

坦白說，這對我來講真是大謬不然。我並不是說他做不到，他是做得很好，而且還不容置疑的是第一位偉大的球員。我只是認為他所提倡的戰略，不是我想像中的那種必勝戰術——安全與小心。一個衝網球員，絕對是在孤注一擲。克拉瑪之能獲勝，在於他

的勇猛鬥志加上美妙的回球技巧，他打的並不是百分率網球。

鬥智勝於鬥力

我的「百分率」，鬥智勝於鬥力，我要迫使對手覺得他自己的韌性不如我。我在球場上的冷靜沈着，對於這一點很有幫助。我從不在乎，也不表示欣賞對手演出的漂亮球技，我只關心怎樣去打下一個球。這就是說「我不管你剛才那一球是如何美妙壯觀，除非你能再擊出兩千次同樣美妙的球來，你是打不敗我的」。

要記住，在高水準的比賽中，強弱之分只是一種相對的比較，但是，有時也不盡然。我相信至少有五十名以上的網球選手的攔網截擊，比我和維拉斯都要強得多，但我們兩個人都發現，只要我們的着地球抽擊夠好，我們真的是不需要以上網攔截的戰術來爭勝。不過，我們也不像所羅門那樣難得衝網，我們仍會爲了使對手出其不意而突然上網。